

四 法國今後動向

法國自第五共和以來，決定外交政策的大權一向操之總統之手，戴高樂時代如此，現在的龐畢度又何嘗不然！而總理的職務，從以前的龐畢度到現在的夏本·德瑪，大多專理內政。這雖不是法有明文的分權，但却為行之已久的慣例。所以歐洲若干盟國因正統戴高樂派的麥斯邁就任總理，而担心法國的歐洲政策將更趨強硬，或巴黎的對外關係將更為惡化，可能是一種過慮。

。因為其中的關鍵似不在總理的更迭，而繫乎總統本身的態度。因此個人以為，法國內閣雖然改組，但在外交政策上當不致有太大之改變。麥斯邁的「戰鬥內閣」既以贏取明年選舉為主要目標，若一旦任務完成，極可能功成身退，所以有人把它視為「過渡性內閣」，實不為過。麥斯邁很少樹立政敵，其所以能脫穎而出，多半基於現實的需要，其與龐畢度之間的結合，亦缺乏堅實的基礎。由此推論，除非麥斯邁內閣的表現特別出色，否則其壽命可能不會太長。

論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

呂律

壹

自從去（一九七一）年七月起，到今年六月底止，這一年間國際舞台上的變化是相當大的，蘇俄既然是這個星球上的一份子，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員，而且標榜其和平共存政策，它自然不可能超然的立於整個大局的變化以外，它也要隨之而變，乃理所當然。

蘇俄的變，如同地球與太陽的關係一樣，有公轉，也有其自轉，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總統宣佈訪問大陸匪區一事，是蘇俄加強其變化的一項強烈的刺激。自從尼克森的聲明發出以後，一年來蘇俄的對外活動，顯得非常頻繁、積極、廣泛而活躍。

一 去年下半年的重要活動

八月二日蘇俄提議召開五國核子會議。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八月六日與華沙公約國領袖在黑海蘇俄巡洋艦上舉行重要戰略會議。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應邀於八月八日至十二日訪問印度，簽訂「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九月十六至十八日在克里米亞與西德總理布蘭

德舉行會談。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九月廿二日訪問南斯拉夫。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九月廿八日在聯大發表政策演說，強調「歐洲緊張局勢已趨緩和」，「蘇俄主張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九七二年舉行全世界所有國家參加的世界裁軍會議」。

九月三十日蘇俄與美國簽訂熱線現代化協定與避免意外事件引起核子戰爭協定。

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十一月一日訪問印度；三日訪問河內。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於十月四日至八日訪問阿爾及利亞；八至十日訪問摩洛哥；十七至廿六日訪問加拿大。

蘇俄外次費爾尤賓十月廿二日訪問印度。

布里茲涅夫以俄共總書記及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的身份，於十月廿五至三十日訪問法國，與法國簽訂「蘇法合作原則」及「蘇法共同宣言」兩項重要文件。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於十月廿七日訪問古巴。

蘇俄邀請美國商務部長史丹斯夫婦於十一月二十至十二月一日訪問蘇俄，討論兩國貿易與經濟問題。

以蘇俄爲首的華沙條約國家外長十一月三十日在華沙集會。蘇俄十二月一日與美國簽訂一項商業合同，使雙方的貿易總額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於十二月五日訪問挪威，雙方曾簽訂「領事條約」、「捕魚協定」、「一九七二—七三年文化與科學合作計劃」，并且曾商締結「經濟、工業與技術協定」、「海運協定」及「公路交通協定」。

二 本年上半年的重要活動

蘇俄於一月五日與美國達成協議，在舊金山和列寧格勒互設總領事館。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於一月廿三至廿八日訪問日本，謀求改善蘇日兩國的關係，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的資源等等對於兩國共同感到興趣的問題。雙方在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聲明，在今年內舉行締結和約的談判。

蘇俄與美國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議於二月四日發表聯合公報，表示若干問題已獲進展。

蘇俄二月五日向埃及沙達特總統表明，不願中東戰事再起。

蘇俄國防部長格里契柯二月十八日率團訪問開羅。

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馬祖洛夫二月廿一日率團訪問敘利亞。

蘇俄於二月廿二日與日本探討開發西伯利亞天然資源計劃。

蘇俄邀請孟加拉總理拉曼於三月一至五日訪問蘇俄。蘇俄表示尊重孟加拉的不結盟政策，并決定兩國將舉行定期的政治協商會議。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三月十七日呼籲巴、印、孟三國舉行會議，以終止次大陸的對抗。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四月六至十日應邀率團訪問伊拉克，九日雙方簽訂爲期十五年的「蘇伊友好合作條約」。

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四月十一至十七日訪問土耳其，雙方於四月十七日發表「蘇土睦鄰關係原則宣言」。

蘇俄四月廿一日與日本簽訂本年捕魚協定。

蘇俄與美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五月二日已獲原則協議。

尼克森下令在北越各港口佈雷，蘇俄政府於五月十日發表聲明，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封鎖北越。

論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

蘇俄與美英二國於五月十八日簽署海底武器管制條約。美總統尼克森率團於五月廿二日至三十日訪問蘇俄，雙方舉行高階層會議，除簽六個協定、一個條約外，并發表內容極爲重要的「蘇美關係基本原則」及「蘇美聯合公報」各一件。

蘇俄六月三日與美法英三國簽署一件終止多年冷戰危機的柏林協定。南斯拉夫總統狄托應邀於六月五日訪問蘇俄，受到極爲熱烈的歡迎，雙方於六月十日發表聯合公報一件，強調加強蘇南之間的友好關係。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六月五日公開表示，蘇俄對中東所持的立場不變。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於六月十三至十五日訪問法國，旨在加速促成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六月十四日抵達河內訪問，莫斯科電台強調，應以協商方式解決越南問題。

蘇俄與北越六月十九日要求恢復巴黎和談。

蘇俄與古巴的高級談判，於六月廿七日在克里姆林宮開始，布里茲涅夫說：社會主義的古巴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鞏固的組成部份。

貳

所有上述一切，都是在做着一件事，即如何實現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

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載在俄共第二十四屆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後來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大會及布里茲涅夫在蘇俄職工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上又分別作了補充和說明。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俄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總報告，第一部份就是蘇俄的對外政策，其中雖然包括「爲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各國的友誼與合作而鬥爭」、「帝國主義是各國人民、社會進步的敵人，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蘇俄爲和平及各國人民的安全而鬥爭，予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以回擊」三個大段，每段都是申述蘇俄現階段對外政策的要旨，但是具體說來是這個報告第一部份最後所提出的六點，代表蘇俄現階段對外政策全部精神的，就是這六點。

布里茲涅夫在「蘇俄爲和平及各國人民的安全而鬥爭，予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以回擊」這一段的末尾說：「蘇俄以積極維護和平和加強國際安全的

政策與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對比，此項政策的主要方向是衆所週知的。本黨和蘇俄政府，在同社會主義各兄弟國家、在同其他愛好和平各國的合作方面，並且在千百萬人民羣衆熱烈支持之下，在這個方向上已經鬥爭許多年了，就現代的局勢來說，俄共此項鬥爭的主要任務如下。

第一、消滅東南亞和近東的戰爭策源地，並促成這些地區在尊重各國和各國人民合法權利的基礎上的政治解決。

給予任何侵略行爲和國際性獨斷專行的行爲以毫不遲疑的和堅強的打擊，爲了這個目的，應當充分利用聯合國的可能性。

爲了解決爭執的問題放棄使用勢力與威脅，應當是國際生活中的法則。蘇俄建議各國贊同此項態度，簽訂雙邊的或區域性的條約。

第二、以最後承認歐洲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而發生的領土變化。實現這個大陸上的緩和與和平，保證召開全歐會議及其成功。

一切都爲了保證歐洲的集體安全起見，我們確認華沙條約各國所表達的準備同時把華沙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予以廢止，或者以取消它們的軍事機構作爲第一步。

第三、簽訂禁止核子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的條約。

爭取全面停止核子武器，包括地下試驗。

促進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無核子地帶。

我們贊成擁有核子武器各國的核子裁軍，贊成在此項目的上召開蘇俄、美國、中共、法國、英國的五個核子大國會談。

第四、使爭取停止各種形式軍備競爭的鬥爭積極化，我們贊成召開全世界各國的會議，討論裁軍問題。

我們贊成取消駐外軍事基地，我們贊成凡是軍事上的對立特別危險（首先是中歐）的各地區裁減武裝力量。

我們認爲應當制定措施，減少偶然發生的或預謀製造的軍事衝突，以免轉變爲國際危機、轉變爲戰爭。

蘇俄準備協商裁減軍事支出，首先是一些大國。

第五、應將聯合國關於消滅殖民主義殘餘的決定全部予以實現。種族主義和對非白種人加以歧視，應受全體一致的譴責和封鎖。

第六、蘇俄準備在各方面同各國加深相互有利的關係。我國準備與各有

關國家共同參加解決各項問題，如：自然環境的保持，動力及其他資源的開發，運輸與通訊的發展，危險和傳染病的預防和撲滅，太空與海洋的研究與開拓。」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去年九月廿八日在聯合國大會上所發表的政策演說，大部份是重複三月間俄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布里茲涅夫所講過的東西，藉聯合國的講壇作其傳統的宣傳，毫無新鮮值得採取之處，其與布里茲涅夫的報告不同者，爲以下兩點：

一、關於美國與毛澤東匪幫關係正常化問題，葛羅米柯說：「最近關於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人們已經談的不少了。在原則上，我們認爲這件事是不足爲怪的。關係正常化應該存在於一切國家之間。至於蘇俄的立場，我國過去和現在一貫不變的反對對於中國台灣任何不合法的行爲，反對剝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反對『兩個中國』的觀念和『中國雙重代表權』的觀念。這就是我國的原則性的立場，我們將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遵循這個立場。」

二、關於蘇俄與美國的關係，葛羅米柯說：「蘇俄從加強和平的立場上，來對待蘇俄與美國的關係。我們認爲此種關係有其應有的意義，因爲我們知道，它的現狀在反應着整個的國際事務。蘇俄如同對其他任何國家一樣，準備同美國發展政治的接觸，經濟的、貿易的、科學—技術的、文化的聯繫。我們準備尋求相互能够接受的決定，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們並不是把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的總路線，堅強的和平政策當作那樣臨時性的想法來用。在我國同美國關係中的一些適當步驟，我們一向站在和平的利益上與我們的行動總路線相提併論。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二十四屆代表大會上就特別強調提出過：『我們的出發點是，可以改進蘇俄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我們對待資本主義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原則性的路線，是始終不渝的和絕對的在實踐方面實現和平共存的原則，發展相互之間的聯繫。凡是準備在加強和平的原則合作的國家，我們就最大限度的加強同它們的相互關係。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作爲我們對手的人，他的真正意圖是坐下來談呢，還是在推行『實力地位』政策。』」

布里茲涅夫今年三月廿日在蘇俄職工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發表一篇冗長的演說，在「消息報」上約佔兩版的地位，其中關於蘇俄的對外政策，即佔

一半以上的內容。

布里茲涅夫所說的，多半是重複和重申他在去年三月在俄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總報告中所說過的，其不同者，則為以下三點：

一、當布里茲涅夫發表此篇演說時，正是尼克森訪問大陸陸區不久。在尼克森訪問大陸以前，當時和以後，蘇俄報紙上雖不斷有所評論，但是率多為轉介外國報刊對於此事的看法，蘇俄政府和俄共中央對此并未作直接的評述，有之，則布里茲涅夫此次演說所提到的，尚屬首次。布里茲涅夫說：

「不久以前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并且同中國領導人們舉行會談。關於這一點，可以說的是什麼呢？」

「首先，兩個國家之間恢復接觸，它們之間的關係正常化，這件事的本身乃一不足為奇的現象。蘇俄一向反對帝國主義歧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贊成對於它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予以應有的承認。不過，評價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最近的接觸，要看它在什麼基礎上實現的來決定。

「北京會談的雙方參加者，關於他們會談的內容和他們所達成協議的實質，很少向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報導。不但如此，他們暗示，凡是超出他們公開發表的公報以外的，決定保持秘密，而且『不加討論』。因此之故，關於北京談判的意義具有決定性的話，事實——也就是今後美國和中共所做的事——將會說出來的。

「不過，北京會談參加者們的某些聲明，不可不加以注意，它們有理由使人們想，他們的對話已超出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以外。否則的話，譬如他們在上海舉行宴會時說：『整個世界的未來，今天就掌握在我們兩國人民（即美國和中國）的手中』，又作何解釋呢？」

「衆所週知，北京在不久以前還是把蘇維埃國家從列寧時代起為和平共存所推行的始終不渝的鬥爭，宣布為『修正主義』和『革命的背叛』，而今却在中美的公報中確認各國和平共存的原則。當然，這一點祇好加以擁護。不過重要的是，此項原則不僅僅要寫在紙上，而是要在事實上求其實現。

「一般說來，關於北京的會見有許多多的意見和揣測，不過，意見終歸是意見，我再重複一句，決定性的結論，要在事實之後，在現實的事務之後才能得到。因此，我們并不匆忙作最後的評價。即將到來的，可能很快即將到來的，它將表明事情的真相如何。我們真的將作出適當的結論。」

二、布里茲涅夫除了代表蘇共中央和蘇俄政府對美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匪區作了初步的評論外，并且對於匪俄關係也作了進一步的說法，比較在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詳細多了，具體多了。他說：

「至於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本黨和蘇俄政府的原則立場，已經在蘇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的文件中詳加表達。大會的決議指出，本黨的立場，是站在一貫堅持馬列主義原則，全力加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維護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決議中并且說：『代表大會斷然拒絕中國宣傳關於本黨和我國政策誹謗性的捏造，同時，本黨贊成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恢復蘇俄人民與中國人民睦鄰關係與友誼。改進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符合兩國根本的、長期的利益，符合世界社會主義的利益，符合加強反帝鬥爭的利益』。這就是本黨的立場，就是在今天仍舊保持不變。

「中國方面的官方代表們對我們說，蘇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應當建立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上，好的，假如說北京認為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沒有更多的可能的話，那麼我們準備現時在這個基礎上來建立蘇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各位同志，我可以告訴你們大家，我們不但是宣布此項意願，而且把它轉變為完全具體的和建設性的不進攻、調整邊界問題、在相互有利的基礎上改進關係的建議。這些建議，中國領導人們早就知道，事情就要看中國方面了。」

三、當布里茲涅夫在蘇俄職工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發表對外政策演說的時候，距離美總統尼克森訪問蘇俄之期，恰恰還有兩個月。兩個月的時間在整個宇宙來說，當然不能電光火石來加以比擬，不過就人類生活而言，六十天的時間，也不能算太短促，在這六十天當中，世界的局面可能保持不變，美蘇之間的關係可能平靜無波，但是也可能不論整個和局部發生劇變，使預定的計劃成爲不能實現的夢想。然而，當布里茲涅夫談到尼克森定於五月廿二日前往蘇俄訪問，兩大國屆時舉行高層會議協商彼此所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時，是斬釘截鐵般的堅定不疑，一定會如期實現和如願以償。布里茲涅夫說：

「蘇俄的對外政策，是把給予帝國主義侵略略意圖以堅定的打擊與以建設性的態度對待業已成熟的國際問題結合在一起，也把思想方面毫不調和的鬥爭與準備同社會制度對立的各國發展相互有利的關係相結合。在我國以發展

此種關係的接觸、訪問和會見中，不久即將到來的、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的會談，將佔一重要地位。衆所週知，此項會談應在五月廿二日開始。

「我們將以實事求是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蘇美會談。我們深深知道，蘇美關係的狀況如何，不論對於兩國人民，還是對於整個國際大局，對於進一步發展持久的和平或加強緊張來說，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因此，我們認爲擴大蘇俄與美國關係的這些方面，有可能在不離開我國政策原則的情況下，在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加強全世界利益方面，安排相互有利的合作。」

「我們以前曾經聲明過，並且現在再加確認：改進蘇俄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可能的。不但如此，當然希望不依靠任何第三國或各國人民，不損及它們的合法權利與利益。這就是我國的立場。」

叁

從上述三項資料看來，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上關於對外政策的報告，葛羅米柯在聯合國第廿六屆大會上關於蘇俄對外政策的報告及布里茲涅夫在蘇俄職工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於蘇俄對外政策的演說，它們給人的印象，不論在氣氛方面和口吻方面都與黑魯曉夫時代咄咄逼人大大有不同。——黑魯曉夫每逢談到蘇俄的對外政策時，必使鋒芒畢露，而布里茲涅夫却能做到不慍不火。

我們不應忘記，蘇俄「和平共存」的對外政策原則，是黑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俄共第廿屆代表大會提出來的，但是他并未因「和平共存」這塊金字招牌改變一個共產黨人固有的本質和說話的習慣性。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他以蘇俄紅軍的飛彈威脅美國說：「我們應記得，在現代軍事技術下，美國各種重要中心已被置於獲得彈道飛彈協助的射擊之下，這意義是：美國現在已與任何其他一國同樣的易受攻擊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黑魯曉夫向俄共第廿一屆代表大會演說：「我以爲美國的戰略家，現在已應停止在一種幻想上作估計了——那個幻想是：在軍事衝突中美國的土地仍可不受攻擊。」

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七日他向義大利警告說：「義大利政府任命它的領土

供美國利用，建立直接對付蘇俄的火箭基地，實屬不智。假使我們遭受攻擊，我們首先將摧毀直接對付我們的火箭基地。」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向西德總理阿德諾警告說：「我要提醒你，蘇俄所有的火箭，不論在質量方面，可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若是西德用軍事報復的方法解決紛爭，則無疑自殺。」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一日在U二「間諜飛機」事件發生後，黑魯曉夫向記者招待會說：「假使美國還未嚐到在它的領土上發生真正戰爭的滋味，而它又發動一場戰爭的話，那麼我們將被迫而放射火箭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廿八日在破壞巴黎的高峯會議後，黑魯曉夫在莫斯科發表演說：「蘇俄政府再次向各國政府警告，凡是它們的領土上建有美國軍事基地者，從此等基地向蘇俄突襲、偷襲或攻擊時，我們必將使用我們發動所有一切方法，向這些基地給予摧毀性的打擊。」

一九六〇年七月九日黑魯曉夫說：「吾人不應忘記，美國已非昔日遠距蘇俄，而不可到達了。」這是說，蘇俄已在古巴做了軍事攻擊性的手脚。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黑魯曉夫在聯合國演說，向英國恫嚇說：「如果大戰爆發，則此通常被稱爲西方不沉之母艦，就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被毀滅無餘。」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在紀念建立蘇俄武裝部隊時稱：「今天的蘇俄武裝部隊，有一切需要的能力去解決它們當前的任務。」

一九六一年八月七日爲柏林危機黑魯曉夫發表廣播電視演說時稱：「假如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那麼在我們手上的必需的作戰工具，不單可以對美國加以摧毀性的打擊，而且可以使侵略者的盟友變爲無能爲力。」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在克里姆林宮演說時稱：「假如西方對我們發動戰爭，我們必對侵略者，以及他們所有的基地，加以摧毀性的打擊。」

黑魯曉夫的政治生命維持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在這以前雖然仍不時作以上同樣猙獰爆炸性的言論，可是前後比較，自一九六一年與中共公開分裂以後，對西方的恫嚇遠不如以前爲甚了。

肆

固然，蘇俄的對外政策是俄共黨綱中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部份，黨

綱是經過一定的程序而制定的，不是由黨中央第一書記或總書記欽定的。但是，不能否認，黨中央第一書記或總書記的先天本質和後天修養，不能絕對不使黨的對外政策受其影響。

同是一個「和平共存」，在黑魯曉夫時代出之於橫眉怒目與喊殺連天，而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就變為從容不迫和訪問會談。

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變，但是并非我們這個世界所企圖的變——放棄共產主義征服世界的目的，放棄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而是他們那個世界裏傳統的變，所謂辯證的發展——征服世界的目標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仍舊不變，所變的祇是鬥爭的方式。

蘇俄今天在實現對外政策方面的變，由下面兩點可以說明它何以必須如此：

第一、蘇俄今天的一切對外活動，是在為其國內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和平安全的條件和環境，它要求到一九八〇年的時候，實現蘇俄人的生活水準高於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生活水準的諾言，而科學技

術在世界上手屈一指，從經濟與科學技術上打敗美國。

第二、蘇俄深知，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再像黑魯曉夫那樣擺出一付猙獰的面孔，而應踏着史達林 footprint 前進——史達林為了充分準備打敗希特勒的力量，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又為了免去兩面作戰的負擔，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莫斯科車站與訪問歐洲途經蘇俄的松岡洋右熱烈的擁抱，簽訂蘇日之間的中立協定。史達林當時所作的，固然是同帝國主義妥協的步驟，但這種暫時性的妥協步驟并不妨礙他最後是打敗德國和日本勝利者。

退一步說，蘇俄當前採取聯合西方的政策，是爲了孤立中共，旨在肅清內部的敵人，以防變起肘腋之間。即使這一說法勉強成立的話，要知道，共產黨一貫玩弄的辯證手法，要孤立的敵人，并不是永不可以再聯合的敵人，而目前與之相聯的敵人，也并不是永不加以消滅的敵人。——它要孤立誰和聯合誰，是以它的戰略利益爲轉移，并不是以時刻掛在它嘴邊上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爲目標。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畢英賢

前言

六月五日，在美國總統尼克森離開莫斯科之後不久，「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狄托到了莫斯科作爲期六天的訪問。對俄共頭目而言，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件。固然，在雙方高層會談中，其主要內容是：進一步發展並加強南共與俄共間、蘇俄政府與南國政府間之友誼與全面合作關係，檢討國際現勢與相互合作之實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把尼克森在莫斯科期間內那些被俄共拋之九霄雲外的共黨宣傳語言重新檢拾回來，借機來一次擴大宣傳。

這是狄托以國家元首、黨魁、司令官身份訪俄的第十四次。此次，他在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克里姆林宮接受了列寧勳章。在授勳儀式中，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稱讚狄托說，他是「十月革命的實踐者」和「加強和平與國際合作發展的支持者」。不健忘的人自然會記得，狄托曾經還獲得過「修正主義者」及「反馬克斯主義者」的頭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狄托政府剛成立時公開執行親俄的對外政策，視資本主義國家爲仇敵。像蘇俄一樣，南共一開始就執行含有侵略性的政策，企圖擴張自己的國界。當時，狄托夢想成立巴爾幹聯邦。最初曾因凡尼日爾·圭里亞(Veneia Giulia)省與義大利發生爭執；也曾想兼併阿爾巴尼亞，並想向保加利亞及屬於希臘的馬其頓部分擴張。這些，皆因一九四八年與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發生爭辯及被逐出而未果。